



海嘯

余德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噬/余德庄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9

ISBN 7-5063-1227-1

I. 海… II. 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3863 号

海 噬

作者: 余德庄

责任编辑: 霍 钢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50 千

印张: 11.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27-1/I·1215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上

部

1

“叔叔买花吧！买花吧！买花吧！”

裴子鸿刚从的士里钻出半个身子，便被一个迎面奔来的卖花女纠缠上了，在急切而哀怜的叫声里，一枝嫩黄的郁金香直戳他的眼前，水珠儿都溅到脸上。不远处还有两三个表情复杂的小同行在伺机而动。

“不要！不要！”他跳上人行道，很凶地挥手道。这段时间深圳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这么多手提花篮的半大女娃子，街头巷尾随处阻拦行人死乞白赖地兜售，弄得人烦不胜烦。

“叔叔买花吧祝你发大财走大运！”女娃子显然对这种喝斥习以为常，寸步不离地追着他转。他见华露随后下了车，便头一昂大步开路。不料小女娃子竟丢下花篮一把抱住他的腿：“叔叔买一枝送给阿姨吧！阿姨好靓！阿姨好靓！”

他挣了两下没挣脱，只得回过头去望着华露无可奈何地苦笑，正欲掏钱走路，华露已抢先将十元钱递给小女娃子：“来来！这儿这儿！”

小女娃子立即将花拿给她，喜孜孜地去了。

“看来女人是听不得赞美呵！”裴子鸿揶揄地对自己的女助理道。

华露觑他一眼，顺手将花插进他的西服口袋：“送给你啦！”

“真的？”他取下来摇晃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飘散开来。他其实是挺喜欢郁金香的，案头上经常水灵灵地插着一枝。

“就算提前恭贺你的五十大寿吧。”

他的心不禁微微颤动了一下，但脸上却笑意依然：“就这么简单？”

“礼轻人心重呀！”

再有大半月，岁月就要给他划下一道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无足轻重的年轮了。他并不显老，特别是在心理上还一点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但只要一静下心来，“半百”这两个字便会沉甸甸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时甚至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惶恐。他对女助理如此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而且天知道是随口还是有意地说出来很有点儿不是滋味。因此两个人走了一段，他便把话题拉回此行一直斟酌未定的事情上：

“我们再估量一下两种方案的利弊怎么样？”

“老总指示，我还能怎么样？”华露洒脱地笑道。

他知道自己已近乎罗嗦，但还是忍不住要这样做。这批铃木125摩托实在太诱人了：全部零部件包括每颗螺丝钉都是出自日本母厂，只因是在东南亚某国组装的，开价就低下两成之多，而且数量可观，整整五百辆！目前国内只有两家使用铃木散件进行组装的合资企业，但有相当比例的部件是国产配套的，内行一眼

就可以看出。这批铃木以正宗原装进口货出手，无论外观造型与内在质量都绝无假冒之虞，加之对方又能提供正式的日本发货报关单，真可谓天衣无缝了！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不仅可以一扫公司的晦气，填补所有的亏空，还可以在账面上留下七位数的余额——他裴子鸿就该扬眉吐气了！为此他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我已经说过了，你是老总，你说了算！”华露矜持地笑道，“不过你一定要听我的意见，我就要说：双方棋才开局，最好不要轻动主帅。你老总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商战就是心战么？你是堂堂总经理，老板级的人物，而对方不过是个帮办代理，事情才稍有眉目你就迫不及待地亲动大驾，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让人家摸到你求货心切的底牌？若这样，以后就被动了。头儿暂居幕后，我们下边的人怎么谈怎么吵都无所谓，就是谈僵了吵崩了，还有后台老板出来打圆场嘛！你说是不是？”

“你这是事情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呢！现在国内进口摩托走俏，身为港商的方老板会不知道？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话——除了我们金迪他没往别处放线！我亲自出马至少可表明我们的诚意。”

“凭我的直觉，我认为方老板对我们公司的兴趣和我个人的信任至少暂时还没有别人可以取代。其实你老总也知道，我们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漏底！你一去，只要说法上稍稍与我有出入，这个生意就不要做了。”

裴子鸿语塞了。他已从女娃子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如果硬要坚持，明摆着就是信不过她了。这笔可观的生意从一开始就是她赤手空拳在拉，能走到这一步也着实难为她了。其实他提出要亲自去会晤那位名叫方泰的香港丽达股份有限公司驻深圳总代理也是犹豫未定的。人家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你送上门干什么？何况你手头根本没有实打实的牌，唯一的牌便是这位令对方

感兴趣的年轻女助理，她的意见你还不能不尊重！

“那好，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他让步了，“晚上八点在银河碰头怎么样？”

“OK！”

他一直目送着她款款地走进那家豪光四射的五星级大酒店。制服笔挺地站立门边的侍应生按西式礼节对她掀了一下帽子，她恰到好处地点了点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镜头，便在他的心里漾起一阵甜丝丝的涟漪……她绝非时下那些珠光宝气地出入于社交场合、靠衣饰唬人的浅薄女子，平时顶多就是一套中档时装而已，但搭配适宜，总给人以清爽雅致之感。比如现在，不过是一身蓝色的西服套裙加一双黑色的小姐靴，绝对普通平常，但一配上她的肤色、身段和气质，立即就显得与众不同，令人赏心悦目。更可贵的，她还不是那种徒有其表的绣花枕头，其公关才干是他以往聘用的所有男男女女都望尘莫及的，来公司不过半年，已数次使他逢凶化吉，逃脱险境。在深圳，一个两手空空却又想有一番作为的角色，能有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助手足可以超过一打平庸的男雇员！他此时唯一担心的是怕她在那位方老板面前不够沉着老辣，被对方花言巧语地套出公司的底牌……

自下海以来，他不知已有过多少次煮熟的鸭子又飞掉的痛苦经历了。就在前不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拉到的一笔电脑生意，上下家都分别签了约，最后一刻却被人翻了院墙，落了个鸡飞蛋打。这次倒不全怪手下的人不得力，只怪他本人算计不精，犯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错误：在约定交付定金时过分强调了“准时正点”，结果让下家有意打了提前量，与正在他那儿调试样机的上家碰了个正着！尽管他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双方还是心照不宣，一出去就直接搭上线，把他给蹬了。

裴子鸿在大街上漫不经心地走着，不意间发现前面一块大招

牌上写着“超时代视听设备总汇”字样，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棒似的，立即拐进了近旁的一条小马路，可是没走多远却又心头一动，站住了。俄顷，他趑趄回身，走出小马路，以闯虎穴下龙潭般的决心朝那家他一直羞于照面的富丽堂皇的大商号走去。刚进大玻璃门，便有一位可人的导购小姐迎了上来：

“欢迎先生光临，请问先生需要我帮助吗？”

“吴老板在吗？”他目不斜视。

“哦，对不起，他去吉隆坡了。”

“什么时候回来？”

“这就不清楚了。先生有事的话可以到里面去找薛经理。”

“哪个薛经理？就是那个薛丽吗？”

“是的，先生认识她？”

“当然……”他把下面的话咬住了。一个小丫头！

“我去叫她好吗？”

“不用了。”

他以轩昂的气势在各种进口、组装和国产的大屏幕彩电、高级音响、影碟机、摄像机、录像机中间转了一圈，竭力压抑着心头的酸味。妈的，吴铭这小子倒真修成正果了！难怪那次在国贸相遇时会大言不惭地对他耳提面命：“仁兄，现在赚钱的路子千条万条，但方式无非两种：一曰勤巴苦做，二曰巧取豪夺。就看你是哪种料啦！”他当时赧颜满面，无言以对。在这位曾几何时还对他总是仰面相视的小老乡面前，他无疑是属于前一类了，而今眼目下，这几乎已是低能和傻瓜的代名词。其实吴铭在这次出国前曾给他打过电话，说他在马来西亚投资的中国名特产公司已诸般就绪，此去乃专为剪彩开业云云，无非是又让他艳羡一回罢了。人模狗样的东西，照此下去，将来成为“有国际知名度”的大亨也未可知哇！

那种莫名的焦灼感又骤然袭来了。刚来深圳时他才四十挂零，而今八九年一晃而过，他却还在这般孤拼苦斗。八九年哪，一个抗日战争都打过来了！就拿为单位做的前五年不算，可出来这三年多呢？东奔西忙，熬更守夜，连几百元的业务都不放过，到头来也只是勉强打平，没垫起一点底子来。吴铭说：“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照老兄这样做下去，再过八九年还得玩你的空手道！”这话是点着了他的穴道的。

犹豫再三，裴子鸿在路边的磁卡电话亭里给广州的一个熟人挂了个长话，告诉说他抓着了五百辆铃木125现货，只要一交定金立即就可以提货，倒往广州包赚二百万！他问对方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事成之后利润对半分，条件是需出一半定金——自然他报的实际上是全部。对方起先还显得有点儿兴趣，但一听说定金数额后，便苦笑起来：“老兄呀，你这个价码一开，葡萄肯定就是酸的了。我一时半会儿的到哪里去给你抓一百二十万来呀？如果用得着，敲敲边鼓的事情我倒还可以为老兄尽点绵力，就像去年你老兄帮我的忙那样……”

妈的，与他事先预料的完全一样。去年底这位仁兄在深圳搞到一批杂牌录像机，急于就地脱手，在与内地某公司的人谈判时，让他充当媒子，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到谈判现场去，后来又派聂刚带着支票亲自到现场说项要这批货，使对方一改犹豫态度，落入圈套。事后他只得了两千元的“劳务费”。不及对方所赚的零头。但人家是先有钞票垫着的，所以他也没有话说。他现在玩的是空手道，人家一听就懂。空手道，空手道！单是深圳这块地盘上成天就有多少做着发财梦的穷光蛋在钻头觅缝地玩着这种把戏，真正做老实生意的都怕了：卖方不见钱不敢发货，买方不见货不敢给钱，搞转手的中间商要是没有一点实力或者特别的道法高招，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想吃下价差，可真是百回难有

一遇了。然而他别无选择，只有寄希望于侥幸。最大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供货方的高抬贵手上！华露能否做到这一点？说穿了，这主要还不在于她的交际手腕，而是看她能做出多大的牺牲——但这又是他极不甘愿的！他想跟她同往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一微妙因素。

他不想回公司去了，出来时刚好碰到一群人上门来讨债。那是上星期做的一小笔可控硅元件生意，交定金提货，下家的货款到账后，被他打急划到电信局充了已拖欠数月的电话费。公司的账上现在就剩几千元勉强应付日常开支了。

住处的小街口上照例蹲着几个看相算命的人，有生意者一本正经地对顾客测算着凶吉祸福，指点着人生迷津；无生意者则用期待的目光迎送着每一个可能上钩的过路人。不意间，他的视线又落在居中坐着的那个戴墨镜的中年汉子身上，同时前几天即有过的那种似曾相识之感又冒了出来。从其动作判断，他估摸他不是盲人，但却怎么也想不起何时何地有过印象或打过交道。

中年汉子此时正在给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看相。大约是说到心里去了，老太太睁着一双浑浊的老眼呆坐在那里，一脸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刚走过去，老太太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趴下去就要给汉子磕头。汉子急忙扶起她，说了几句什么，就见老太太掏出两张百元大钞恭恭敬敬地递到他的手上，然后又鞠了两躬，方才缓缓转身，擦眼抹泪地走了。汉子心安理得地收起钞票。

“收费标准不低嘛。”裴子鸿忍不住说了一句。

“嫌高了么？”中年汉子脸上现出一丝略带讽刺意味的微笑，“物价局不给定价呀！”

“你真算得准？”裴子鸿带点儿挑衅地问。

“这就不好说了。我说算得准，你不相信怎么办？毛老人家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老师想知道我算

得准不准，亲自一试不就得啦！”

没想到对方竟就势拉起自己的生意来，裴子鸿不禁哑然失笑。受了几十年科学文明的教育和熏陶的他，向来自诩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鬼神命相那一套，尽管他倒曾颇认真地翻阅过一下《易经》，但那纯粹是属于猎奇和为使自己在某些场合不至于太白痴。他发现对方已在上下左右地打量自己，立即就有些不大自在，居高临下地说道：

“你想在我身上找钱可以，但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个吗？”

他蹲下身子，用指头在地上画了一个“==”符号。

中年汉子膘了一眼，干干脆脆地答道：“不懂。”

“真不懂？”

“不敢吹牛。”

“吃这碗饭的，连这个都不懂，就好比一个连ABC都不认识的人却要冒充英语教授，你心头不发虚吗？”裴子鸿揶揄道。

“老师这就有一叶障目之嫌了。”不料汉子稳稳一笑道，“先不要说看相算命和卜筮打卦虽然大道同向但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儿，就像足球和游泳同属体育范畴但本身并不是一回事一样，一个足球教练完全可能对游泳的门道一问三不知，再者，就是我们这行也有器算和意算或曰人算与神算之分。你画这玩意儿我想大概总是哪本卜筮打卦的书上的某个符号吧？书和签、草、珠、牌、笔、香、甲骨等等一样都属于器，而我看相算命却从来不要这些东西。”

“这么说你是神算啦？”

“我可没有这么说。”

“你是故作不知，趁机卖弄。”

“呵，言重了，言重了！”

裴子鸿自恃今天是班门弄斧了，不觉有些脸红，木讷了片刻，方才换了个话题：“我好像看你有点儿眼熟呢！”

“彼此彼此。”中年汉子莞尔道。

“你也有这种感觉？”裴子鸿心头一跳，“你是不是在重庆市待过？”

“现在是你在给我算命了！”汉子大笑起来，然后带点儿调侃地说道，“老板，你信不信，我不仅能说出你是何方人士，还能道出你的尊姓大名和年龄经历……尊姓裴，大名子鸿，四川通江县人，‘文革’期间毕业于重庆市高等工专，笔杆子很来得，曾经风云一时，不过个人问题不是太顺利……”

裴子鸿正听得站不住，汉子忽然取下墨镜道：“大秀才，仔细看看我是谁？”

裴子鸿大睁两眼注视着面前这张实在是很熟很熟的面孔……

“还记得伪（魏）队长吗？”

“啊！——”从裴子鸿的喉咙深处迸发出一声惊愕莫名而又喜不自禁的叫喊，“魏敢死！哎呀呀，哎呀呀，狗东西的，怎么也混到这儿来啦？你怕是早就在注意我了吧？”

“确实如此，只是怕你贵人眼高了，没敢自讨没趣。”

两个人的手紧握在一起又拉又甩。只有真正的患难之交才会这样握手。

“这些年是怎么活出来的？”

“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呵？”

“走走！收起摊子到舍下一叙，我就住在附近不远！”裴子鸿说着就要动手，“去喝几杯！”

“裴兄，今天不行了。”魏敢死往后挣道，“与别人有约，马上就得走！”

“哎呀二十年不见了，你老兄，走！走！”

“这样吧，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我还有重要事情要对你讲呢！就这样，一言为定！”

魏敢死转身从一家杂货铺边推过来一辆摩托，说声：“不见不散呵！”便跨上去急速滑向大街，猛然加速而去。

裴子鸿这才想起，老兄的名字叫魏彤。

2

银河卡拉 OK 是一家地处背街的中档酒吧。因离住处不远，晚上无事时裴子鸿经常来坐坐，要一杯啤酒慢酌着，感受一番这类场合特有的温馨气氛，不觉间白日的紧张和烦恼也就多少得到缓解和淡化，但往往却又勾引起日间感受不到的那种落魄异乡的深入骨髓的凄楚和落寞。他从不邀请手下那帮人来这里，甚至从未透露过他爱上这里来，好像他要的就是这份孤独。但华露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况。他第一天为她洗尘接风时就带她到了这里，当然只有她一个人。而她也几乎就立即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说整个氛围特别像他们在广州相识时的那个酒吧。以后就经常约她到这里来了，一起喝酒聊天，高兴时跳跳舞唱唱卡拉 OK，她的乐感和嗓音都相当不错，以至酒吧老板几番表示要高薪聘请她当歌手。她曾笑着问他愿不愿放人，他趁机握紧她的手道：“你试试吧，只要挣得脱就去！”捏得她连声讨饶。在深圳，老板和雇员互炒鱿鱼的事司空见惯，可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稍有不慎或不周，说不定一觉醒来人就是人家的了。他对华露一开始就盯得很紧，半年不到已加薪两次，来这里吃“小灶”也是一种感情投资。

裴子鸿见老位子上已经有人，便在靠近处另找了个双人座。领班阿乐远远地甩过话来：

“裴老板，今天怎么放单啦？”

这是个乖巧风趣、讨人喜欢的小广东，华露到来之前他也曾动过将其挖到公司里搞公关的念头，就是现在这个念头也没有完全消失——可以专门用来对付女客户。

“没办法，是这个命。”他笑道。

“还是老规矩：威士忌鸡尾酒？”阿乐眨巴着眼睛，不待他点头便有滋有味地传给了柜台，然后坐下来与他瞎扯淡。

“裴老板，发个善心把华小姐介绍给我当老婆嘛！”

“说什么梦话呀，人家早有主儿啦！”

“肯定是你裴老板吧，你就不能发扬一下风格救我一命？”

“你信不信我马上把这话批发给阿彭！”

“批发好啦，我正愁她不跟我闹呢！”

“好，去叫阿彭来！”

“你等着！”

阿乐煞有介事地四下张望着，然后缩着脖子消失在闪烁的光影之中。阿彭是这小伙子女友，也在这儿打工，长得眉清目秀，挺招惹人的，但自从华露到来之后，裴子鸿几乎已忘记了那个小女子的存在。

他至今仍觉得华露来到他身边完全是一种天意。

去年他到广州参加一个订货会，钻头觅缝地忙来忙去，连一个意向性合同都没揽到，沮丧之下，东道主举办的闭幕晚会都无心参加了。偏偏同室住的一位湖南老兄玩兴极大，不由分说地将他拖到会场。当时舞会正要开始，一群妙龄女郎五彩云霞似地飘然而至。满目佳丽中他忽然注意到了她的存在——他的心骤然停搏了几秒钟，而后又空前猛烈地重新搏动，几至不能自持！他知

道这绝不可能是“她”，甚至不可能是与“她”有任何关系的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人，但从外貌到身材，从步态到举止都不能不令他想到那一个她，实在太像了！

在邀请她跳第二曲时，他难以自抑地向她道出了心中的震颤。

“真的吗？”她听后饶有兴趣地笑道，“你是说二十多年前的一位女士？”

“是的，你简直就是她的再现！”他无疑是夸张了，因为近看时他已发现了她们之间的明显差异，但他说不出眼前的这个她和记忆中的那个她谁更漂亮、更动人。

“不尽然吧？”

“绝对，连气质和韵味都非常相似。”

“是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气质和韵味呢！”

“清纯、活泼、又带点儿矜持，还有那么点儿顾影自怜……她当时是我们学校的校花、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

“还是你的初恋情人，对吧？”女娃子调皮地一笑。

裴子鸿忽然缄默不语了。对方似乎也意识到了一些什么，不再追问。两个人便默默地跳，直到曲终。不知是什么心态作怪，以后几曲他们都有点儿回避对方，但裴子鸿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她。直到中场休息时他们才又搭上了话。

“对不起，可以问问你的芳名吗？”

“我叫华露。”

“名如其人。”他赞美道，然后把名片递过去。华露就着灯光认真地看了看，然后颇感慨地说道：“真羡慕你们这些男子汉。”

“不知华小姐在何方高就？”

“就在此地一处号称‘天青青，海蓝蓝，中间一朵白玉兰’的酒店。裴老板知道吗？”

“呵，是不是凌波仙子大酒家？”

“哎呀，你真……”华露不停地扭动着身子，“我太傻了，是吗？”

她太聪明、太可爱了！就是在那一瞬间，裴子鸿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意念：应该把她弄到身边来！

“华小姐，今后可以保持联系吗？”他不无冲动地问。

“请多关照。”她欣然回道。

一个月后，她辞去工作投奔到他门下。根据事先谈好的条件，她到公司后仅象征性地熟悉了一下情况，便直接出任财务部经理兼出纳，与聂刚享受同等待遇。

难能可贵的是，当她详知了他和另一个她的故事后，并不止于停留在惋惜和同情上，还从女性的角度非常投入地分析追索导致他们当年分手的原因，分析得那样精微、贴切、丝丝入扣，有时简直使他恍然觉得她早就是他们双方的朋友和知情人……

迷乱的光影里，一个男歌手正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最新流行的港台歌曲，引得周围一片喝彩叫好。他正欲看表，双眼忽然被一双柔软的小手蒙住了。他愣怔了一下，心里立即充满了喜悦，回过头去，只见华露像只小猫似的躲在身后嗤嗤地笑。小调皮蛋！那一刻他真想把她顺势搂进怀里。但像以往多次出现的此类情况一样，他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做。

阿乐及时地送来了威士忌鸡尾酒。

“谈得怎么样？”待华露坐下之后，裴子鸿急切地问道。

“太吵了，干脆到外边去谈吧。”华露看看四周，带点娇嗔地说。

“那好，喝了就开路。”

几分钟后，他们已来到树影婆娑的街上。

“里面到处都是大小公司的密探。”华露解释道，然后收小了